

下面的這段談話可以更準確地名之為「爐邊漫談」。那原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早晨，在紐約州白蘭湖的朝聖者營地中，守望岩小屋裡舉行上午崇拜時，壁爐邊給的這番談話。雖然多少經過編排與節錄，但卻儘量保持當時的語氣——非正式的——因之仍然保有原來的精神與樣貌。那天讀的經文是提摩太前書四、五章。在這非正式的討論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是保羅給提摩太關於酒的勸告，促使吳老牧師開始表達他的看法。——編者

有些人可能會想知道有關酒的教導。關於這段經文所說的，你們也可以提出許多問題來。但這就像當有人問馬克吐溫有關聖經裡一段難懂得經節時，他所回答的：

使你成為一個榜樣

吳老牧師

(Han R. Waldvogel)

「其實，那些我不懂的事不會困擾我；但那些我明白的事卻正是困擾我的。」

舉個例子說，下面這個命令：「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提前四：12）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好勸告。或是下面這句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提前四：7）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自己操練的。生意人是非常非常勤奮於達成他們的目標的。多年前的一个晚上，當我們結束在聖尼卡大道聚會處所的一場為時甚長的聚會，於十一點返回住處時，樓下的猶太人卻仍在工作著，我向旁邊的同伴說：「現在，看看他們在做什麼，我們認為我們已經為了停留在主的同在中而待到這麼晚，這應該是夠好的了，但這些人卻還是在工作，並且看來仍要繼續一段更長的時間。」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告訴提摩太一些有趣的事：「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提前四：16）保羅說：「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做了那美好的見證。」我害怕我們把我們偉大、榮耀、莊嚴、永恆並且看不見的神看的那麼普通且平庸，因此當我們服事神時，沒有將我們所能擺上的，都擺上了。

神曾提到有關我們的「合理服事」。這個「合理服事」包括了將我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當亞伯拉罕自願獻上他所愛的兒子時，神向他發起誓，並說：「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記得以撒是怎樣說的嗎：「父親哪！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現在神也可以問我們相同的事：「這裡有已成就一切的基督十架，這裡有聖靈的火，但那些願為我的服事而奉

獻自己的器皿在哪裡呢？誰要我這裡來，並且真正服事這位永活的真神呢？」這一件事就是我們向著神的「合理服事」——將我們身體當作活祭獻上。

將我們的身體當作活祭獻給神，就會解決一切有關喝酒或是你因這段經文所引起的疑問了。下面的話是真的困擾我的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多少次我們看見年輕的基督徒在教會以外活得和這世界的人一樣；但是那個地方正是年輕人應該彰顯並讓他們的光照耀的所在——在世界的面前，在你辦公的地方，在你的店裡。無論在每一個有人和你接觸的地方，他們都應該看見神聖的運行。

在第二章裡保羅向提摩太談到有關「婦女敬畏神的事」。那就應該解決了美容院、衣服以及其他事的有關問題了。有人針對兩個五旬節教派的婦女要參觀義大利天主教堂，卻遭教堂的司事拒絕讓其中的女兒進入之事提出抱怨，司事的理由是他光著膀子的。我對於天主教堂不讓穿著無袖等不合適衣服的婦女進入教堂這件事是敬重的。那錯了嗎？敬虔的婦女是應該非常小心不要使任何人跌倒的。

我以前是喝酒的。在瑞士每個人都喝酒。每當我們有主日學野餐時，每個人都會拿一杯酒。我並不喜歡酒，但有一次我因為口渴便連續喝了兩杯酒。當我的母親看見時，她說：「那個孩子就要變成酒鬼了。」我立刻停止了喝酒。我成了一個戒酒的男孩，不再喝任何一杯酒。當我到這個國家之後，我立刻看見我的飲酒——甚至只是一滴，將會有什麼後果，我會使某個人跌倒，並且神會說那個人會滅亡。這就是這些事情的嚴重性。

今天早上我們也許無法解決一切因這段經文所引起的疑問，但下面這個問題是需要被解決的：「我是信主的人的一個榜樣嗎——在話語上？」哦，我們所說的話：「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雅各書一：26）如果所有人都只准在他勒住了舌頭時才能進入教堂崇拜，我們將會有非常非常少的會友了。但是，今天我們希望我們的教堂裡坐滿了人，所以我們將門敞開，讓他們很容易就進來。在那些滿了逼迫並且弟兄姊妹為了服事神而真實在受苦的地方，那些教會是何等的不同。一位在莫斯科服事的浸信會牧師報告說，在過去的幾年裡有數千人得救——不是老人，是年輕人，並且他們渴望要跟隨主。並且他說，如果他們對這些人要求少一點，他們可以再多為數百人施洗。當有人得救並要求受洗時，他們給他三到四年的試驗期。他必須證明自己——不是靠嘴裡的見證，而是每天所行的。那真是一條極佳的規定，一條聖經上的要求，要無可指摘地行事，要行出一切可喜悅的事，在所有善事上多結果子並在神的知識上有長進。

今天全世界都是被罪所充滿著，那是因為牠常常是在這裡多增加一點，在那裡多增加一點——只是一點點而已。喔，這些小小的罪！我讀到一個蘇格蘭人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必須洗衣服，當他洗完了，他將其中一件麻衫放在太陽光下看，他看了許久，當他的妻子從病床上看到他所做的，便說：「如果你不是完全確定，那它就不是乾淨的。」

那也是適用在我們的言談上的！從我口中所出的話語，其中是帶著生命和死亡的能力；並且，²，那些學了一個寶貴功課的傳道人，他們的話語，「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書三：2）那就是我們首先將聖靈趕出，並開始讓魔鬼進入的地方。喝一杯酒遠不及你每天所說的事那樣壞。他們污染你的靈魂，污染你的身體並趕走了聖靈。

如果我們都聽從這個勸告並從心理順服它，我們的聚會將更為有能力——「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我在這件事上做的如何？靠著戴上一副口罩——屬靈上的，靠著看守我的話語和我的思想。「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詩篇一三九：4）如果你開始操練在你的口中，你的言談，你與別人來往當中保持敬虔，你會對在你生活中所將發生的事感到驚訝。當你進入人群中——不是像在這樣的聚會，當我們都儘量表現一副屬靈的樣子時候；而是當你走入一個宴會。你的舉止會造成什麼不同？有一次在一個教會舉辦了一個宴會，而我說：「為什麼他們不邀請我？」「喔，他們不想要你去，對他們來說，你去了只會破壞氣氛。」那聽起來很好笑，但那是很嚴肅的事。你的出現會對任何的一個宴會或是婚禮產生什麼影響？會對其他人產生什麼影響？你有沒有使人將注意力轉向耶穌？大聲談話，大聲嬉笑——這些都是肉體的活動，並且這將自然地為魔鬼的勢力開門，這正是所會發生的事。知道何時耶穌會彰顯祂自己的五旬節教派信眾，他們可真的都是被寵壞了的人。

當我在聖經學校傳道時，我曾經心碎了好幾次。有一次在別的國家，當我說了一會兒的話，淚水便湧上了學生的眼眶，神如同神聖的雲彩降臨在這個聚會中，我

知道神正以祂的能力做工在這些心靈裡；然後那位校長站了起來，說了幾個笑話，接著一切都消失了。他的話使人的注意力從神的身上移開！要在話語上，在交談中成為一個榜樣，這是一件如此重要的事啊！

昨天當我聽見一位年輕姊妹見證她是如何將一些有問題的書放在一旁，我感到很高興，那樣的閱讀是比喝酒還糟的事。我很確定的想到，喝酒或是和酒有關的事對基督徒來說是一項禁忌，但是看電視卻是更糟的事。我有一次到一位家裡有電視的傳道人家中，他說：「主給了我那台電視。」我對這個說法感到質疑。他有一些可愛的孩子。五、六年後我再去他家，他已經把那台電視丟了，他說：「那個東西並不屬於一個基督徒家庭的。」但是他並未在他的孩子遇見魔鬼前就把它給丟掉。

我的思想、我的言語、我的感覺、我的行為——在祂的掌權下——是不會允許我有一丁點的自由的。你的身體——一個活祭，並不像亞伯拉罕所要獻上的以撒一樣，是一個死的祭物。這是何等的光榮，何等的光榮，何等的神聖，神要這個身體成為祂的身體，成為祂的器皿，是要被耶穌基督所充滿的。若非我將自己全心地交付在祂的手中，神是不會以我身上的任何敬虔便感到滿足的，而是需要操練的。親愛的，我們不是應該在言語上，交談中以及愛心上成為榜樣嗎？

提摩太是一卷非常好的書信，它可應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它為進入王的內室開了一扇敞開的門，可進入與神的兒子彼此的交通。並且，在神將我們帶入了五旬節之中，這個美妙的生活便開始了。有些人將聖靈的洗視為屬靈的最高峰，但是將使徒行傳二章四節作為靈洗的標準來教導，那是一項錯誤；我相信約翰福音七章三十八節才應該是那標準——「活水的江河」從我們腹中流出，那江河要將一切不屬神的都從我們身上沖掉。

我相信如果我們了解祂來的日子是多麼近，我們所有人便會面對真正重要的事。我們並不知道神已如何偉大地臨到我們，祂現在正如此偉大地在這裡，而祂要我們對祂的話、祂的旨意和祂的勸告多加注意的這件事也是多麼的偉大，並且祂能如此偉大地將一切都征服來歸給祂自己。但是，只有當我將自己獻給祂，並且操練一切敬虔的事，耶穌基督才會運用祂的大能並且掌權在我的意志之上，在我的感情之上，並使我受祂自己的支配。

這是何等一個呼召！在這裡沒有較低的標準，有人說我們其中的一個傳道人他有一套非常高的標準。只有一個標準，那個標準就是耶穌基督。祂已經呼召我們從黑暗中出來，進入祂的奇妙光中，祂已經將我們與祂一同高升，坐在天上基督耶穌的同在中。我們的交談是在天上，並且保羅是含淚提到那些已經出發，但卻又後退的人的，他們的神是他們的肚腹，他們顧念地上的事，並且他們的結局是滅亡。在這裡只有兩條路：一條引向滅亡，一條引向生命；讓我們都持定住永生。

祈禱的能力

高老牧師

(Roy M. Gray)

第九章 照著上帝的旨意

——在愛中禱告——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上帝」（腓一9:11）

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們對保羅一直都很忠誠，即使相隔遙遠，在他有急需的時候，他們還是送奉獻過去照顧他。當一位佈道家正在遠行異地的時候，一個教會通常不會照顧到他。但是腓立比的教會卻不是這樣，他們向著他們屬靈的父親充滿了愛。

保羅所禱告是什麼？他向上帝所祈求的可能正是我們所認為他們已經充分擁有的。「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的見識上多而又多。」（9）。這是一個在聖靈裡極榮耀的禱告。這是耶穌渴望他寶血贖回的百姓所要有的——更多的愛心——「要你們的愛心：多而又多。」愛心還不夠，必須要多而又多。

這裡有一個禱告是我們大家都可以用來為自己禱告的。我們應該經常的這樣禱告，充分的強調「多」和「而又多」，這確實需要禱告。

請記住，上帝是藉著我們的禱告而得著祂所要的。祂在這裡顯示了祂的一個需要；祂要求我們來與保羅一起禱告，祈求有更多的愛心進入我們自己的內心，也進入別人的心中。這樣的事不會自動產生。它們必須被禱告透。這種聖靈裡的恩典是在祈禱的土壤中生長。就因為我們沒有為這些事情禱告，所以它們才沒有出現。哦，祈求愛能明顯地增長！「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8新欽定本）

以愛為始

請看禱告是如何的以愛為基石而開始。一個充滿神聖大愛的生命就能運用選擇的能力：總是選擇那些最佳的行動、思想和判斷。我們經常地做錯、說錯、決定錯，是因為耶穌的愛在我們裡面還不夠強到足以取代自我的決定和自我的選擇，這些（自我的決定和選擇）經常對我們都是有害的。豐盛的愛能夠在那些組合成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裡，都做出正確的決定。

這愛能促使我們，且引導我們成為「誠實無過」（10），直到耶穌的再臨。我們心中一定熱切的渴望能「無過」，（意為：不成為別人的絆腳石），惟有豐盛的愛才能完成。它使我們結滿了仁義的果子，讓上帝得著榮耀。禱告應該以愛開始而以上帝的榮耀為成果。當然這是一個值得禱告的禱告。而且我們能確定它一定會蒙垂聽，因為它是上帝的眾禱告中的一個。當我們求耶穌教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就能期望

祂收我們做祂的學生。這兒，祂透過這位偉大的使徒，賜給我們在愛和禱告上無價的一課。

認識上帝的旨意

這位藉著禱告而改變世界的保羅，這位偉大的祈禱者，從他身上是否還有其他禱告的榜樣？是的，還有。他也為在小亞細亞的另一間教會——歌羅西教會禱告。在歌羅西書一章九至十二節，我們看到另一篇傑作：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上帝，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這篇禱告正如腓立比書中的禱告一樣，它的內容是集中在一項祈求上。保羅寧願游有餘刃地專注於一件事，勝於在一大堆的活動中疲於奔命。這兒有一項關於如何禱告的線索。當我們在繼續進行其他次要禱告之前，我們應該以一件事作為一個最主要的禱告。於是，一個接一個的，我們就把上帝對我們的旨意分別逐項的禱告入我們的生活中了。好像保羅就是為各個教會這麼做的。某些事情是特別重要的——例如像讓愛進入我們的生命中——我們應當首先關注它。

這裡我們再一次發現應當禱告什麼，也就是上帝希望我們去密切注意的事。畢

竟，如果禱告對我們僅是意味著一種方法，使我們能得著我們所想要而卻與上帝的旨意和意願完全無關的東西的話，那麼禱告，根據聖經來說，就再也不具任何意義了。當我們發現了主所想要的，於是我們就開始來把那件事禱告透，我們就變成是與上帝同工了。

當我們藉著禱告，在我們心裡得著了與上帝心裡相同的渴望之後，我們就是在真實的與祂同工。祂很想把祂自己內心極大的迫切充滿在我們裡面。這樣，我們就成為祂最後勝利的通道。在禱告裡，上帝激勵我們來分享祂向著人極大的渴慕，和祂自己「最終要贏得人歸向祂自己」的勝利。這篇歌羅西的禱告充滿了屬天的豐盛。滿心知道祂的旨意

「我們：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9）。

我們需要滿心知道祂的旨意。請注意，不是滿心知道「知識」，而是「滿心知道祂的旨意」。有太多的人只是好奇聖經中深奧的教義，太多的想要知道聖經中的史實僅只是為著知識的原故，而不够渴望要知道祂的旨意好去完成它。巴克萊把這一節經文譯為：「對於上帝要你去做事完滿的透視力。」有太多人急切的想要知道敵基督是誰，誰會被提，得救了是否還會再失喪；甚至在聖經以外尚有巨幅的研究，想要試著去推測出耶穌何時會再來。然而這當中上帝啟示在聖經裡那些祂的賜福、聖潔的旨意，卻一直都被忽略了。這裡有一個人真實的禱告：「滿心知道祂的旨意。」當然我們都知道一些祂的旨意，而且也順服了某種程度。但是，我們的心是

否充滿了這種神聖的認識呢？

你必須祈求

更進一步，你可以發現：那節經文的意思並不僅僅是指一種理性的知識，因為這不需要禱告；只要藉著研究和閱讀就可以得著資訊。但是我們從不會正確的知道任何有關上帝的事情，除非等到聖靈把這種知識放在我們心裡。這正是林前二章十二節所敘述的：「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那是藉著發現、研究、試驗和錯誤等途徑附著於事物上的），乃是從上帝來的靈（直接由上帝最內在的性質和本性而來的），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這是一種活的知識，交流入我們屬靈生命最深的血脈中。它會轉化成一道生命的溪流，融入我們復活主的復活生命中。它比思想或心智的活動更深。它深入我們的意志中而掌管了我們的行為。

我們需要為這種知識能植入我們裡面來禱告。當然，這並非排除了研讀，以及在這本書中之書的每一頁上仔細尋求上帝旨意的工夫。它也包括這些，但是僅擁有頭腦的知識所砌成的頂石，也只能構成我們自己部分的意志而已。任何人都能知道他不應該憂慮；但是只有禱告能夠把事情真正的卸脫給上帝，使得祂的旨意（關於不要憂慮）變成我們這個人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很好地說我們是「滿心知道祂的旨意」，除非這個旨意已經運行產生了功能在我們的生命中了。

上帝的旨意必須禱告入我們的生命裡。去緊緊持定某一件事！比方就像這一個禱告，為你自己把它禱告透！「上帝！幫助我去愛我的仇敵。上帝，潔淨我，使我像耶穌那般的潔淨。上帝，幫助我把每一個思想意念，都臣服於基督。」這些上帝旨意中各別的細項，惟有藉著禱告才能變成我們的。

在第十節，我們看見這也是惟一能「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的方法。除非我們為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而禱告，我們無法擁有一個凡事蒙祂喜悅的生活。

我們可以在歷代志上二十八章八節發現同樣的感情：「你們應當尋求耶和華你們上帝的一切誠命、謹守遵行。」我們必須尋求祂的誠命，而且我們必須禱告要「滿心知道祂的旨意。」

「：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16）。這裡有一幅圖畫：有一個人渴慕上帝的話語和祂所啟示的旨意遠甚於其他任何一件事物。有位「有福的人」說：「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詩一：2）。我們應當察驗，讓我們的禱告完全是被「想知道上帝的旨意」而抓住，好叫我們的日常生活能蒙祂喜悅。祂不會滿意若我們只知道之一部分的旨意，惟有當我們滿心知道的時候他才滿意。這會把上帝的國度帶入這世界。天國必須進入每一個人各自的生活。這樣的禱告促成國度更近的完成。哦！讓我們祈求：「願你的國降臨」——到我，到主耶穌基督的教會，到全世界！

在進入下一章之前，有一個很好的建議是：我們每個人把一段很清楚是有關上帝旨意的事情拿來，每天禱告。你也許可以「虛心的人有福了」（太五：3）開

始。一直禱告到上帝啟示你它是什麼意思，而且把它帶入你的生命裡。這會使你滿心知道祂有關謙卑方面的旨意。

此外，你還可以取用其他相同的經文，例如：「你們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彼前五：6），「彼此順服」（弗五：21）；「追求：溫柔」（提前六：11）。用你的經文彙編去找出其他這樣的經文。然後為它們禱告，祈求上帝把它們帶入你的生命中。這樣，上帝旨意中的豐盛就會逐漸的成為你的。

也許你很清楚知道：上帝不會肯把祂的旨意啟示你，除非，在同時，祂也把能夠去遵行它的恩典賜給你。很多人很怕知道更多上帝的旨意，深覺他們所已經知道的就是項重擔，無法完滿的達成並且索然無味。耶穌會完全改變這些。就是在禱告中，你將發現祂順服的靈和祂向著父的旨意歸服的靈，會愈來愈多的充滿你。只有當我們在為那些聖經中所教導我們上帝旨意的話語反覆禱告的時候，祂旨意裡內在的覺悟與悔罪才成為我們自己的，而那能夠去遵行它的能力也才植入我們裡面。保羅非常清楚地知道，這種能把上帝的旨意帶到地上的偉大交涉，只有在禱告裡，在全世界眾聖徒的禱告中才可能完成。

當門徒問耶穌該怎樣禱告的時候，祂怎麼說？祂僅以簡短數語回答他們。其中幾句是：「願 的國降臨，願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

這是一件禱告的事情，不是組織。你不能組織一個運動去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甚至無法為它立法。不！連摩西的律法都無法帶下它。它只有在上帝的聖徒上。上帝的旨意而禱告，而且讓它現在，就在我這兒行在地上嗎？

從錫安直到地極（六）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八章 哈利·鮑禮 (Harry E. Bowley)

一九〇六年發生在伊利諾州錫安城的五旬節復興，其重要性不只在於發生於該城本身的那些事，更是在於那時期被聖靈充滿的那些人的職事。在這場聖靈大澆灌中結出許多傑出的果子，其中之一就是哈利·鮑禮 (Harry E. Bowley)。如果以下所記述的故事不是那麼證據確鑿，鮑禮先生本人又不是那麼腳踏實地、極其受人尊敬的成功的牧師，並且絕不會流於煽情，也不會誇張他奇妙的經驗，那麼出版這奇特的故事將是荒誕可笑的事了！

《使徒信心》刊載了這個年輕人哈利·鮑禮 (Harry E. Bowley) 的故事，他將在五旬節運動中綻放異彩。他在那之前二十年，也就是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於

伊利諾州的瑪琳果 (Marengo)，他母親患了嚴重的心臟病，因著陶威博士為她禱告而得著完全的醫治，一直活到八十一歲！因此當陶威博士一開放錫安城，鮑禮一家就搬進去住，哈利參加了錫安城有名的白袍詩班，但那時他尚未得救。當五旬節復興臨到錫安城時，他參加了其中一個在一間旅館地下室舉行的聚會，「遠遠地坐在會眾後方」。

他後來見證說：「我有數月之久與主爭戰摔跤，卻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一晚我那麼憎恨罪，又那麼厭倦這世界，我對母親說：『如果耶穌基督真的在那運動中，我今晚一定要找到祂。』我跟父親一道去，看見許多人臉龐散發著榮光，但也有一些來自仇敵的爭戰；有一些我過去幾年跟他們在一起的年輕人，坐在外圍嘲笑詆毀，但神幫助我，使我在心中對神說：『是！』我剛跪下來，不到五分鐘，我知道事情已經一次而永遠地解決了；我在軟弱中說：『主啊，如果 能使用我，我將我自己給 ，不論要付怎樣的代價。』」

「那時我還不能領會這是什麼意思，但不久神使我與另外二十四位一同領受了聖靈的浸。聖靈如同一陣大有能力的疾風充滿了屋子，一團大火球撞在我頭上，從此世界失去我了！而最奇妙的是，我看見了我的耶穌，神賜我我所恨惡的民族的语言；我一向不喜歡義大利人，但在異象中我只看見我用手臂環抱著一位義大利人，並用他的語言跟他談論耶穌。然後神在靈裡帶我到一位中國人面前，我用中國話跟他提到耶穌。接下來我看見一大群人，中間坐著一位君王，他們都有著黑色的臉，

手中都拿著他們的戰具；而我站在他們面前，用他們的語言對他們唱歌，又對他們說話，他們在我的話語面前低下頭來。

「我十三歲時就必須離開學校，幫助照顧家裡的需要，我從未因此而覺得遺憾。我為著有這樣的經驗感謝神，它將我製作成一個男子漢，並將我帶到如今的光景中。在領受靈浸之後，我繼續往前直到有一天，當我正在印刷機旁送紙時，我再一次魂遊象外，我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我正開始印一批東西，那是要雙色套印的，我必須非常小心地照顧著，不能容許有一點差錯；那是個忙碌的工作，但我一邊唱著歌，顯得非常快樂，所以印刷廠老板滿腹狐疑地瞧著我。但我消失在為我死的神羔羊裡。」

「我看見自己站在一道很長的廳廊中，那裡滿佈群眾，耶穌站在我身旁，祂的手放在我的右肩上。當祂對我說話時，祂要我傳給會眾；我想將這責任推給別人卻做不到，最後主對我說：『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有半小時之久我的耶穌這樣對我說話，我則一直看見有靈魂在我面前；忽然最後一張紙也送完了，我將印刷機關掉，查看捲軸，看我有沒有做錯什麼，但每一件事都進行得很好！

「我放好新的一批紙，又開始印，然後再一次沉入主裡面。忽然聖靈升上去，我關上開關，查看印得如何，一邊說：『我剛剛在哪裡呢？』我很驚訝地發現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我走到工頭面前，說：『何先生，神已經呼召我去傳揚福音，這個禮拜結束時你得找個人來代替我的工作了。』」

「他說：『你確定你沒有搞錯嗎？』」

「『是的，我沒有搞錯。』」

「那些男孩子給我三週的期限回去，但我跟隨主往前；我回到家說：『媽媽，我已經辭掉工作了。』」

「她將手臂環繞我說：『在你出生之前，我跪在床邊對神說，如果祂賜我一個男孩，祂可以使用他成為福音的執事。』」

「一週之後我離開家，我對聖經認識得不多，但我還是跨了出去。我的父親正失業，家裡沒有一文錢能付下個月的房租，我還有一些債務，我說：『主啊，如果你要我去傳道，你必須幫助我還清債務。』祂幫助了我。」

「我開始踏上我那有待琢磨的道路，四個月後，在密蘇里州聖靈使我伏在祂大能底下，然後神跟我提到非洲。祂又將天堂與地獄指示我，那些人倒栽蔥地跌入地獄中；每次他們跌落時，我會看見火燄又聽見喊叫聲。在另外一邊，我看見通往那座城的窄路與門；當天路客一個一個從窄路走上來時，我看見天使手中拿著劍，歡迎他們回家。聖靈對我說：『你願意去警告他們逃避將來的忿怒，並將耶穌告訴他們嗎？』」

「我舉目觀看我的前方，見在那兩幅景象之間，有一群黑色多毛的頭，多得不可勝數。我站在一座大講台上對他們講道，我在講台那兒走上走下，聖靈的大能降在我身上。地獄在我這一邊，天堂在另一邊，在我前方極目望去則滿是這一群頭髮

茂密，眼睛發亮，面貌黑如煤炭，身體赤裸的人。然後聖靈開始降下來，他們從位子上跌落，有些人開始跑上走道，然後仆倒在地如同死了一般。我說：『主啊，我願意去，但這個男孩必須先學習一些東西。』」

在哈利·鮑禮前往非洲之前，插入了整整七年，在這期間「這個男孩」學了許多東西。他一放下他的工作，就立刻忙碌服事主，主也開了事奉的門。神在他身上的膏抹是那麼明顯，他的事奉又是那麼蒙福，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二十一歲生日那天，他被按立為傳道人。

一九〇八年夏天，他跟另一位也領受了靈浸的，錫安城的「男孩」弗格勒（Fred Vogler），聯袂前往印第安那波利斯。他們在那地區跟羅斯威爾·弗勞爾（J. Roswell-Flower），在好些聚會中配搭服事；這三股合成的繩子就這樣形成了，直到死才使他們分開。

一九〇九年，他和這兩個朋友弗格勒與弗勞爾，計劃在密蘇里州的肯薩斯城相會，一同幫助柯布雷（A. S. Copley）的帳棚聚會。然而途中他停留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士，巴恩絲「媽媽」（Barnes）與莫艾絲「媽媽」（Moise）所主持的信心家庭。鮑禮寫道：「在這信心家庭，我發現一種信靠神的氣氛；就是在那裡，一種禱告的生活開始生根在我裡頭。」

他在那裡，從當時鐵路旅館的老闆杜克（J. H. Duke）那兒，聽見密蘇里州的泰爾城（Thayer）的需要，那是個惡名昭彰的邊境城市，旁邊就是阿肯薩斯州。杜克在

兩年前有一個榮耀的悔改的經歷，他一直懇切地為他所住之城有復興禱告。他對那在聖路易士信心家庭裡的人說：「來泰爾吧，我沒有錢可以差派你們，但我有一間旅館和一些房間，我會去弄個帳棚，擺好椅子，我們可以來聚會。」

信心家庭中的成員將這馬其頓的呼聲帶到禱告中，鮑禮先生回憶說：「我們一個月之久，在神面前強有力地懇求，有時禱告延至整夜，復興開始誕生在我們心中。神從這些人當中揀選了那些將前往泰爾的人。」這些人包括領隊「巴恩絲媽媽」；她的女兒佛林特「媽媽」(Flint)，一個善於贏取靈魂的人；一個年輕人勞倫斯(B. F. Lawrence)，他雖然不是來自錫安，但在那兒並印第安那波利斯的年輕人中很活躍；以及哈利·鮑禮。

鮑禮先生繼續敘述道：「我們就這樣開始了帳棚聚會，但我們遇見了厲害的逼迫。在那個時代，泰爾是個惡名昭彰的邊境城市，旁邊就是阿肯薩斯州。凡是不願面對阿肯薩斯州法律的人，就來到泰爾；那兒有許多不法的沙龍(酒吧)，使整個地區常有騷亂。這些人不喜歡在我們這『破爛無聊的教會』所傳講的信息，但他們來到聚會中要看看發生些什麼事。」

「我記得當聖靈降臨在帳棚中的光景。我們已經用了兩週半很吃力地要拉動他們，但看起來一無成效；突然有一天上午，有三位被認為是基督徒的姐妹來到台前，她們每一位都是鬼附的，也在那時都奉耶穌的名得了釋放。而當污鬼從她們裡頭出來後，神的大能降在她們身上，她們開始說起方言來，稱讚主為大。這就是復興得

著突破的一刻。

「有一晚，神的大能臨到那個地方，主的榮耀那麼浩大，那麼奇妙，突然我們都用方言又說又唱。立刻全會眾很驚奇地聽見帳棚上方，有另一個和音，是天上來的和音，加入我們的歌唱中。這件事使整個城鎮都感受到神的同在，以致第二晚帳棚擠滿了人直到門口。每個人都在問下面還會發生什麼事。經常在我們還來不及講道時，神的大能已經降下來。」

「有一天我們在帳棚裡待了一整天，直到清晨兩三點才離開，那天中午我們甚至沒有出去吃飯。帳棚裡到處都有人領受聖靈的浸，還有一些人得救了，有病人得著醫治，有鬼被趕出去。當一個人得救後，他會回去述說給別人聽，然後會有人跑來；我們不需要作廣告，神負責作廣告！那地方擠滿了想認識主的人。」

「那些日子真是奇妙，常常在我從帳棚走回旅館時，會有人來跟我說話，我卻恍若未聞，我在與神同行。他們將精神病患從精神醫學中心帶來，我們的同工為他們禱告，他們離開時精神已恢復正常！那些日子常有超自然的事發生。」

「消息廣傳出去，人們上下火車，從山這頭到山那頭，搭乘各種交通工具來。當他們發現神醫治病時，就將他們所愛病臥在床的親友帶來；有時他們開整夜的車到泰爾來，好使我們可以為他們禱告。」

「有時人們在玉米田，或當他們坐在車廂中行在鐵道上時，或在作生意時，就被一種可畏的悔悟所擊打。聖靈就是這樣運行，已經排了班表要在戲院演出的劇團，

到達鎮上後發現有這宗教的「表演」在進行，就取消了他們在此的行程，當天就離開了。有一天市長跑來我這兒說：「我告訴你，鮑禮，我們將有個馬戲團，我們也需要這馬戲團，我不要再禱告說要這馬戲團離開這個城鎮，我不要再來干涉。」我笑著說：「哦，這是在我的主手中。」馬戲團到了鎮上，搭起帳棚，但沒有人去看，大家都在我們的復興聚會中。

「旅館有個廚師，名叫喬·佛蘭屈，是個天主教徒。似乎除了佛林特媽媽跟我之外，沒有人能摸著他的生命或影響他；他是我所見過最剛硬的人之一，在他身上有十五處戰爭留下的疤痕，人們傳說他曾在一艘船上謀殺了一個英國士兵。他是個非常落魄的人，是我所認識品格最低劣的人之一。因著他的剛硬，我很不願意跟他多說話；他獨來獨往如同北美洲的烏龜，但不知為什麼，每當我跟他說話時，他總是對我很慈祥。」

「我們正在帳棚裡禱告，神在聚會中大有能力地運行，忽然有人帶來口信說喬快死了。這消息如同一把短劍刺入我心中，我曾請我跟他談到他靈魂的需要，但我因為不知道該不該這麼做，所以還未跟他談。我儘快地跑到旅館，但我到達時喬已經死了；我仆倒在床邊懇求憐憫，我為著沒有在他生前領他歸向基督而自責。他們試了各種方法，盼望使他得回一點生機；佛林特媽媽是個護士，一直照顧他，但他確實已經死了。勞倫斯弟兄和我回到我們的房間，我一打開房門，就仆倒在地上，靈裡十分傷痛地留在那兒。」

「過了三、四個小時，佛林特媽媽來敲門說：『哈利路亞！喬活過來了！』」

「後來喬告訴我，當他死了之後他來到地獄，他所在的地方似乎是個接待室，他似乎仍作廚子，正在將又紅又熱滾燙的湯（看起來像是液態的火），舀到碗裡，發給每一個經過的人。每個人經過時，撒但或是一個惡鬼，就會打開通往地獄內部的門；那些受害者會走進去，然後開始尖聲叫喊，但撒但會在他們身後將門關上。然後輪到喬自己了，看起來他也必須付一個失喪靈魂要付的代價；但一隻巨大的膀臂伸下來，握住他，就在地獄之門打開時將他提出那火燄焚燒之處，他逃脫了，活了過來。」

「這個人的生命是欠神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很歡喜快樂，我也有這福氣看見他得救，被聖靈充滿，並且在神裡面活出蒙福的生命來。」

「許多人攻擊五旬節運動，但神將手伸在其中，我們不須要跟任何人對簿公堂。有一晚一群人計劃要殺我，他們帶了六把槍和一條繩子，但神感動聖徒為我安全返回而禱告。在距離泰爾六哩路的地方，他們想抓住我，我那一對馬很會跑，我放鬆韁繩一邊禱告說：『主啊，幫助這些馬能回到家！』我聽得見仇敵在我背後騎在馬上追來的聲音，但我的馬跑贏了，我安全返家。」

「當我回到家之後，有個同伴打電話來問：『鮑禮弟兄在家嗎？』」

「是的，他剛回到家。」

「他又問：『你知道昨晚有六個人計劃要將他吊在一棵樹上，用子彈將他的身體

打成蜂窩一般嗎？」

「是的，但神掌管了一切。」

「一位郡代理治安官曾在那些聚會中得救了，他住在十哩外的山上；聖靈對他說：『你快到泰爾去，我的孩子正有生命危險。』」

「他問：『主啊，是誰呢？』」

「聖靈說：『他們計劃要殺鮑禮弟兄，我要你去保護他直到危險過去。』」

「結果我有了一個隨身護衛，無論我走到哪兒都跟著我；有兩星期之久，這位代理治安官從未讓我離開他的視線範圍！他看著我回家，我無論去哪兒他都跟著，他警告我不可在沒有他同行之下離開房子。兩星期後他對我說：『鮑禮弟兄，現在危險過了，我必須回去工作，神賜福給你，你要照顧自己，我很高興有這福氣與特權保護你。』他沒有告訴我我要殺我的是誰、是怎麼一回事、何時、以及什麼方式，但我知道神的手放在這事工上。」

「神將手放在那些逼迫我們的人身上，他們中間許多人忽然被剷除，在無法可治的情況下病死；有些人則躺在床上，輾轉難安，在恐懼中叫喊，他們又咒詛又請求人來為他們禱告，說：『我要死了，我要下地獄了！』那些折磨我們的人中，有些就這樣得救了。」

「在整個復興中我只講過兩次道，勞倫斯弟兄是個出色的講員，他負責講道；但一到了台前追求的時間，人到前頭尋求神時，似乎神大能地膏抹我來擔任那樣的

服事。我禱告生活中的恩膏與能力那樣臨到我，以致當他在聚會中講道時，我總是屈身靠在前排椅子上啜泣著。當他講完時，我會躍起到講台去，不到十五分鐘講台前就會擠滿了哭泣尋求神的男女。」

「在六個禮拜內，一百零六位悔改得救，五十四位領受了聖靈的浸。那年秋天鎮上流行天花，我們將帳棚挪至別處，繼續聚會直到有一百五十位得救，超過一百人領受了靈浸，包括了附近幾哩內許多人與許多家庭。」

「一個初生的教會成形了，必須有人來帶領這教會，也必須找到一所聚會的房子來度過冬天的幾個月，但我們找不到房子，人們反對我們的工作，不願租房子給我們。有一天我們聚集在杜克弟兄旅館的小房間裡，教會在那裡被組織起來，並且選立了一位牧師。」

「令我驚愕的是他們竟然選我做這新生教會的牧師，我覺得自己毫無能力承擔這項責任，我沒有受什麼教育，我的聖經知識有限，我也很不會講道。我回家哭泣數小時，第二天我回到聚會中說：『我不能擔任這項工作，我太年輕，我沒有足夠的裝備，選另一位比較好。』」

「但眾人說：『我們要你做牧師；』神就這樣將責任託付了我。」

「然後就是那沒有教堂的艱難的幾個月，我說：『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他們說：『我們來禱告。』我們開始禱告，神將這需要的負擔放在一位婦人心

的，價值是九十五元。我們立妥契約後只剩二十五分錢，但我們將這些錢拿來買釘子，並雇了幾個人開始建築根基。薛波德先生挖好溝渠，釘好模板，要灌水泥時，對我說：「喂，你不能用二十五分錢蓋一座教堂！」

「我說：『當釘子用完時，神會給我們更多釘子。』」

「他大笑說：『如果我對你的禱告沒有信心，我現在就會放下釘鎚；但我們會繼續蓋教堂。』」

「那就是泰爾的教堂如何開始的故事。每一盎斯的水泥，每一塊木頭，都是禱告來的。有時木頭用完了時，我正站在鷹架上，將木頭釘在椽子上，我們會在鷹架上跪下來，說：『主啊，我們還需要一些木料。』然後我就聽見下面前門處，有人在將上千呎的木料從車上卸下並拖進來。」

「最後房子預備好可以使用了，神在那兒作了奇妙的工，許多人得救、得醫治、被聖靈充滿、鬼被趕出去。有個人名叫葛林（Green），又壞又卑鄙，以致他太太離開他；他是個性情暴躁，被邪靈附身的人，很猛烈地反對神的事；他去了密西根州，但他的妻子與兄弟在泰爾，他們一直為他禱告。有一天他回到泰爾，跟他太太講話，她說：『如果你能得救，並證明你真實成為基督徒，那麼我可以考慮回到你身邊。』所以他來參加教會一堂下午的禱告會，當他尋求主時，忽然被附在他身上的污鬼所勝，緊接著他俯臥地上，並咬掉講台兩塊木頭，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還可以看到他咬掉的痕跡。」

「那個下午我不在聚會中，乃在一個家裡禱告。那天在教堂聚會的人很多，但他們對這類超自然的事都很陌生，對鬼附的事也沒有什麼認識。有三、四個人嘗試要將鬼趕出去卻沒有成功，聖徒們開始怕起來，最後他們來找我去。當我踏進教堂的門時，那位被鬼附的人說：『鮑禮來了，我認識他，但我不認識你。』那是邪靈的聲音。我們有一段奮鬥的時間，但神賜我們勝過污鬼的權柄和能力；那人逐漸失去知覺，沒有辦法從地板上爬起來。我命令污鬼報出牠的名字，污鬼使那人全身顫動，報出了牠的名字。我等候著，直到聖靈賜我權柄，然後忽然我帶著能力發出命令，他再一次顫動，鬼就出去了。這人得救了，他從口袋裡將香煙拿出來丟棄，然後從心裡向神呼求。三個月後，他與妻子復合了。」

「另有一位宣教士背道退後了，並陷入很深的罪中，他在鎮上徘徊，問人說：『這裡什麼地方有可以找到樂子的表演？』」

「『有啊，鎮上那邊那個破裂聚會屋中，有最大的表演秀！』他來了，一位我們的年輕姐妹在聚會中站起來，用最漂亮的西班牙語說話。這個宣教士學過西班牙語，所以聽得懂。她指出他生命中每一項罪，指出他所做的事，他太太的光景，以及他如何遮蓋他的生活，並呼召他悔改。之後他站起來說：『我到這裡來為要找樂子，但這裡有一位純真的孩子來給我一段信息，告訴我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如果我想預備好迎見祂，我必須從我的罪與羞恥的事中出來。這女孩子用最純正的西班牙語，告訴我每一件我生活中犯過的錯誤。』在那些日子，在聚會中發生的事

就是像這個樣子。

「一位名叫達格的德籍婦女來到教會，那時眾人正圍繞在講台附近禱告，我的小姨子也在場，神的大能臨到她，她開始用另一種語言說話，她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達格太太立即開始用德語跟她對話。她們就這樣對談著，一個是在天然領域中，一個在聖靈裡；她們談了約半個小時，雖然我的小姨子完全不懂德語。達格太太是在問她有關靈浸的事，在那場奇異的談話結束時，她在靈裡破碎了，開始等候主尋求聖靈的浸。」

「有一位婦人因著神垂聽禱告而從死裡復活，她是個罪人，曾受感動而悔罪，但沒有將生命向神降服。我們被召到她家，醫生來了，說：『她沒什麼希望了。』但我的助理牧師跟我，同著一些教會弟兄姐妹，仍留在她家中。六個小時之久，我們在神面前俯伏，為那婦人的生命及靈魂得救懇求。大約凌晨兩點時，我的助理牧師走進餐廳，我對他說：『喬尼，你靈裡覺得如何，有沒有什麼來自神的話？』

他說：『鮑禮弟兄，我已得著勝利。』

我說：『那好，我們進臥室去吧！』

「當我們回到臥室，那婦人已死，眼睛閉上，身體僵冷了。我走到床邊站在那兒，在主的同在中等候著，忽然神的大能臨到我，我呼喊她的名字，床和屋子都震動彷彿有地震一般，那已死的婦人坐起來，在十五分鐘內她完全痊癒。耶穌是多麼奇妙啊！

「她告訴我，她所搭的船已快登陸彼岸，但耶穌上了那艘小船說：『將這婦人帶回地上，她的工作尚未完成。』她說她看見聖徒們揮手送她回家。這婦人榮耀地得救了，後來她走在信靠主的真道中而離世。」

「有一次我生了重病，在那山區中，五旬節的傳道人或教會都遠在許多哩外；神將祂的手放在歐普曼（D. C. O. Oppeman）弟兄身上，他及時來到泰爾，發現我病得奄奄一息。他說：『我在那邊的時候，神將祂的手放在我身上，輕聲對我說，鮑禮弟兄病了，我應該速速趕到他的教會。我搭上火車，用盡最後一分錢到了那兒。』這就是那些日子我們彼此聯絡的方式！我們保持與神的接觸，神負責在我們有需要時將我們擺在另一位心中，那是我們彼此相交的系統。（註：歐普曼弟兄的故事記在本書第十四章中，他是錫安城傑出的弟兄，後來遷到德州的聖安東尼，並在那裡領受了聖靈的浸。）

「在那場復興中，從泰爾各個社區都有像這樣的召喚：『請過來幫助我們，我們渴慕神，我們想要得救。』結果是新的教會一個個建立起來，從原來的教會生出了十六個分堂來。……許多年輕人從那教會蒙召進入禾場事奉主，為基督贏取靈魂，並在各處建立新的教會。」

鮑禮先生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結婚，新娘是錫安城的莉麗·哈德曼（Lily Hardman）。她在那兒的五旬節團體年輕人中很活躍，是個獻身在主的事工上的一位姐妹。他們一起回到密蘇里州服事主，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二日，他們的女兒伊莎媚

(Ethel Mae) 出生。

在他們結婚之前，鮑禮先生與鮑禮太太都曾從神領受到非洲宣教的呼召，只是不知道要去非洲哪個地方。但就大約在伊莎媚出生時，「一種大有能力的代禱之靈，為靈魂受生產之苦的禱告，要前往非洲的呼求」臨到鮑禮先生。

顯然他就是在這時候得了結核重病。密蘇里州的泰爾離緬菲斯 (Memphis) 並不遠，他到那裡請梅森長老 (C. H. Mason) 為他禱告。事實上鮑禮先生已瀕臨死亡，他在那裡說：「天堂已向開啟，一位天使來到我這兒，我心中深處的呼求是：『哦，神啊，將非洲的靈魂賜給我，那黑暗的非洲，從那裡有呼求的聲音發出，向神伸出他們的手來。』」神垂聽信心的禱告，他得著完全的醫治，健康地回到在密蘇里州的服事。

那段日子，到宣教禾場去的渴望日漸加深，神清楚將西非放在他心中，最後他將這件事告訴一位從賴比瑞亞 (Liberia) 來的宣教士；那位宣教士告訴他，他不能帶著他們的嬰孩同行。這顯然意謂著要將他們可愛的小傢伙留在國內，但主為孩子預備了一位姑媽的家。最後在一九一四年四月，在第一屆大會 (The First General Council) 期間，鮑禮先生決定不論要付何種代價，他們都要去。

事實上鮑禮先生在這時得了嚴重的心臟病，但他憑信心踏出去。當他去非洲途中路過英國時，神對一位弟兄說話，要他去為他禱告；當那位弟兄順服主接手在他身上，奉主的名為他禱告之後，他立時完全痊癒了。

他們抵達賴比瑞亞二個月之後，鮑禮太太得了黑水熱，離世去得她永遠的賞賜。這位喪妻的丈夫勇敢地獨自生活了四年，在一九一七年他與一位宣教伙伴羅德瑪·孟登豪 (Rhodema Mendenhall) 結婚。他們很快就要休假回國，第二年春天預備離開時，他們倆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鮑禮太太因此去世。

這場悲劇重重地打擊了鮑禮先生，當他略為恢復，在身體虛弱中，他求主接他回天家。當他這樣禱告時，有好一會兒他離開身體被提到主的面前；當他再回過神來時，他發現基督醫治的手放在他身上，然後主的靈對他說話：「去，照亮你所在的角落。」他雖然尚在軟弱中，卻立時起來拿起他的手杖，呼叫當地土著男孩們，一同走到鄰近的鎮上帶領聚會。他得著完全的醫治。不久船到了，他回到美國。

當他姐姐聽說他回來了，就帶著小伊莎媚到新澤西州紐華克的伯特利聖經學校去與他會面。在那裡有一次聚會結束時，一位老婦人懷特太太來告訴他，有一天主對她說話：「為哈利·鮑禮禱告！」她從未聽過這個人，但她順服了。有二十八個小時之久，她在禱告中為這個人經歷如同產難的代禱，直到負擔卸下了。將兩邊的時間對照一下，懷特太太在新澤西州卸下禱告負擔時，正是神在賴比瑞亞將祂醫治的手放在鮑禮先生身上之時！雖然後來他沒有再回非洲，但主在美國託付他廣大的職事。(伊莎媚現在與她的夫婿羅夫·喬丹，一同在加州一所五旬節教會事奉。)

過了一段時間，他去到印第安那州的傑森村，在一個舊酒店開始了一所教會，在那兒服事了兩年。然後在一九二二年，他被請到奧克拉荷瑪州的圖爾撒 (Tulsa,

Oklahoma)，位於第五街與皮利亞街（Fifth and Peoria）的教會牧養；在這段牧會期間，他與貝絲·詹森（Bess Johnson）結婚，一同帶出強有力的職事。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間，他在德州的達拉斯服事，後又轉到圖爾撒服事了三年。

一九三一年當他在圖爾撒牧會期間，格蘭特（U.S. Grant）是他的助理牧師；後來格蘭特成為堪薩斯州堪薩斯市第一神召會的牧師，有三十一年之久。格蘭特說：「那是我生命中一段偉大的日子，我們每天清晨四點鐘起來禱告，他是個屬靈偉人，深諳聖靈運行之道，說方言與繙方言對他是平常的事，在聖靈裡歌唱是他敬拜的典型，我不可能跟另一位更偉大的人同在一起了。」

這之後的二十年間，直到一九五三年元月十五日他離世與主同在，他曾在好幾個地方服事。羅斯威爾·弗勞爾（J. Roswell Flower）在他去世後，於《五旬節福音雜誌》（The Pentecostal Evangel）上寫了追悼詞說：「他擁有深邃的屬靈生命，對許多年輕人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因他而被激發要獻身予神自己及祂的事工。」